

茶花女遺事

孝女蔡蕙彈詞

一册 二角

是書記清初泰州女子上書救父事。凡康熙之南巡。官吏之橫暴。孝女之誠感。無不描摹入細。

同心梔彈詞

一册 二角

此書記清初康熙時永康奇女子吳降雪毀家紓難爲國捐軀事。俞曲園爲作年譜。黃韻珊爲作傳奇。義烈清芬。流傳不朽。

娛萱草彈詞

一册 四角

藕絲緣彈詞

二册 五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元(1306)

中華民國十五年七月初版

茶花女遺事 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叁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法國小仲馬

譯者 曉齋紅主人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瀘縣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茶花女遺事

曉齋主人
冷紅生
合譯

曉齋主人歸自巴黎。與冷紅生談巴黎小說家均出自名手。生請述之。主人因道仲馬父子文字。於巴黎最知名。茶花女馬克格尼爾遺事。尤爲小仲馬極筆。暇輒述以授冷紅生。冷紅生涉筆記之。

小仲馬曰。凡成一書。必詳審本人性情。描畫始肖。猶之欲成一國之書。必先習其國語也。今余所記書中人之事。爲時未久。特先以筆墨渲染。使人人均悉事係紀實。雖書中最關係之人。不幸殞死。而餘人咸在。可資以證此事。始在巴黎觀書者。試問巴黎之人。匪無不知。然非余亦不能盡舉其纖悉之事。蓋余有所受而然也。余當一千八百四十年三月十三日在拉非德見黃榜署拍賣日期。爲屋主人身故。身後無人。故貨其器物。榜中亦不署主人爲誰。准以十六日十二點至五點止。

在恩談街第九號屋中拍賣。又預計三十四二日。可以先往第九號屋中省識
 其當意者。余素好事。意殊不在購物。惟必欲一觀之。越明日。余至恩談街。爲時尙
 早。士女雜沓。車馬已紛集其門。衆人遍閱之下。旣羨精緻。咸有駭歎之狀。余前後
 流覽。乃知爲勾欄中人住宅也。是時閨秀來者尤多。皆頻頻注目。蓋良窳判別。平
 時不相酬答。而彼人華妝外炫。閨秀咸已見之。唯祕藏之處。不可得窺。故此來尤
 蓄意欲覘其所有。亦婦人之常態也。彼勾欄人生時。閨秀無從至其家。今其人旣
 死。閨秀以拍賣來。亦復無礙。爾時衆心甚疑。器物華貴如是。生時何以弗售。必待
 死時始行拍賣。議論藉藉。余亦弗載。唯見其中磁器錦繪。下至玩弄之物。匪所不
 備。余是時尾羣。閨秀之後。隨物睇玩。最後入一夾室。以波斯花錦爲壁衣。閨秀甫
 入。咸相顧微哂而出。貌若慚怍。余甚疑。乃徑入視之。蓋更衣室也。屋中惟此室最
 爲纖麗。中設長几一。徑三尺。長六尺。衣壁東隅。几上陳設均首飾。黃白爛然。無他
 物。余疑此物非一人之力能任。必叢聚貴游子弟。方足辦此。余每及一物。甚歎其

暴殄然。人已死。未始非冥冥之中。護惜使其人不經陽譴。以去也。大抵人生醜行。不宜與人并老。於婦女尤甚。昔有名娼年老。只有一女名魯意子。其豔麗不減其母。少時其母乃誨之淫。教之諂。魯意子若習爲其藝者。不知其恥也。女接所歡。嫻而其母下之。遂病。尋有人拯女以去。調攝無效。卒以病死。今其母尙在天。不夭促此母。不寧有意耶。余觀物時。心忽思此。乃癡立弗去。司宅者以余爲涎其物也。守余亦弗去。余始問守者。主人誰也。守者曰。此馬克格尼爾姑娘。妝樓也。夫馬克生時。余固聞其名。其人亦屢見之。聞守者言。始知其死。問死何日。曰。已二十有一日矣。余曰。密室之中。寶物充牣。奈何縱人游覽。守者曰。物貴欲先使識之。以求善價。余曰。得錢誰歸。曰。逋負纍然。不去物。無復能了。余曰。馬克舉責乎。曰。多矣。曰。盡物能完責乎。曰。有羨。余曰。羨復誰歸。曰。彼家尙有人耳。余遂出。因念馬克生時。冶游者爭與之狎。今死未久。宮中已無人蹤。轉眼繁華。蕭索至此。余無謂之感。涕不覺爲馬克纏緜不已。亦不自知。何心。方馬克死時。余新從客邊歸。以平時不習。冶

游無告我。以馬克之事。若狎客。則雖知馬克之死。亦不知慨甚哉。欲求少年眼淚之難也。馬克常好爲園游。油壁車。駕二騾。華妝照眼。遇所歡於道。雖目送之。而容甚莊。行客不知其爲夜度娘也。既至園。偶涉。卽返。不爲妖態。以惑遊子。余猶能憶之。頗惜其死。馬克長身玉立。御長裙。僂僂然。描畫不能肖。雖欲故狀其醜。亦莫知爲辭。修眉媚眼。臉猶朝霞。髮黑如漆。覆額而仰。盤於頂上。結爲巨髻。耳上飾二鑽。光明射日。余念馬克操業如此。宜有沉憂之色。乃觀馬克之容。若甚整暇。余於其死後。得烏丹所繪像。長日輒出展玩。余作書困時。亦恆取觀之。馬克性嗜劇。場中人恆見有麗人。撚茶花一叢。卽馬克至矣。而茶花之色不一。一月之中。拈白者廿五日。紅者五日。不知其何所取。然馬克每至巴遜。取花花媼稱之曰茶花女。時人遂亦稱之曰茶花女。女在巴黎三年前。曾從一公爵在巴克尼。公爵絕愛重之。欲爲落籍。而女不能舍。先是一千八百四十二年。馬克春病。醫言須水飲。唯巴克尼水佳。當就汲之。馬克至巴克尼時。故家眷屬咸集。有一公爵女公子。年與馬克埒。

眉目衣飾與馬克畢肖毫髮無何女公子死公爵啣哀不可以狀一日閒行隄上柳陰濃翳中見馬克微步苔際倩影亭亭酷肖其殤女大驚因與馬克執手道姓氏自言殤女神情與馬克肖請自今移所以愛女者愛馬克馬克許之既成約而知馬克者爭說於公爵以馬克賤宜毀其約顧公爵痛女切無馬克弗適也於是與馬克更約命脫身出勾欄凡有所需無不立應馬克亦許之夏令既殘馬克愈公爵遂攜歸巴黎形影相屬議者以爲公爵老矣乃昵少艾謠言蠶起孰知公爵之愛馬克實以愛女待之不涉他意馬克既歸巴黎仍不能屏絕遊讌諛者紛語公爵不應取蕩婦爲女公爵疑之造馬克問馬克無言請絕公爵情切殤女無馬克亦弗怡問八日公爵復來曰今余請勿問爾事但得常常晤面如見吾女可乎凡此皆得諸人言咸在一千八百四十二年冬間事也於是余於十六日一點鐘仍至恩談街甫臨門外卽聞人聲喧雜屋中之人均巴黎望族及名媛咸逮焉余是時在人叢中一人舉物憑高而呼嗜之者爭累價以得因思當日以重價購之

今復以重價售之。來路既悖。今之脫失亦易焉。此中若有主宰兼司之。可異也。移時衣飾諸物。一闕俱盡。惟有書一卷。高座者呼曰。此漫郎攝實戈也。價十佛郎。傍有人答曰。十二佛郎。余則以十五佛郎。疊之。每疊愈高。余終以百佛郎得之。余此時動於客氣。不知何由與人競買。及既得書而苦無錢。乃令司賣者送至余寓。書上草書云。亞猛著。彭贈馬克。慚媿數字。余疑慚媿二字。不知所謂。豈馬克生時亦深悉漫郎之爲人。媿弗如乎。抑豈亞猛以此譏馬克耶。然亞猛苟譏馬克。馬克豈復受之。且漫郎名娼也。生時喧鬧。死亦寂寞。與馬克身世略近。漫郎臨命時。以首枕所歡臂上。此時性情一歸于正。其人至。欲以己之眼淚。滋土築其墳。余觀拍賣時。人聲雖喧闐。實則馬克之死。與漫郎等一寂寞耳。綜計此時拍賣所得一百五十千佛郎。以三分之二歸債家。餘五十千佛郎。與馬克之姊及其兄。姊屏居鄉曲。一旦驟得巨資。若出意外矣。自後巴黎之人。幾無稱馬克者。忽一日有叩余門者。聞者以刺入。則亞猛著。彭也。余閃爍若審其名。已而大悟。卽漫郎書中所署名之。

人。余思此人爲馬克所識。何爲見枉。卽肅客入。客頽而長。容色慘淡。又一身急裝。似遠行始至。滿襟猶塵土也。蹙然顛聲欲哭。告余曰。僕有深憾。不及整衣而至。君能哀吾心而原諒之歟。且我與君均壯年。知君非齷齪好苛禮者。故匆遽敢以情達。余行裝尙在逆旅。行滕未發。已馳君門。猶恐見君弗及耳。時天尙寒。余乃延客至近火處坐。客出巾掩面極哭而咽。其聲移時。言曰。君深居。應未料清晨之間。乃有不速之客。唐突至此。實則此來將乞大情于君。其許我否。余趣之言。客曰。馬克家拍賣時。君見之乎。語至此。客已噉然而號。須臾復曰。吾行狀怪特可笑。君固容之。未知更能忍須斯畢。吾說乎。余曰。設能止君之悲。吾甚樂爲之。君速言。我視力所及。不敢自愛。客曰。君子拍賣時。曾市得馬克樓中物乎。余曰。有得書一卷。客曰。得毋其書爲漫郎攝實戈乎。余曰。然。客曰。書在乎。曰。在余寢室。客聞言。知書存。色頓舒。若卽謝余爲能藏其書者。余入室取書授之。客展書至第一頁。見署名尙存。而眼淚已沾溼書上。曰。君蓄意愛寶此書乎。余曰。何謂。曰。求割愛耳。余曰。是書固

君贈馬克乎。曰：然。曰：然則是書歸君。固余願。客踖踖移時。轉若難出諸口。察其意。殆欲以值歸余。余曰：值無多。余亦忘之。擬以贈君。客曰：君此書以百佛郎得之。奈何言忘。余曰：君何由知之。客曰：吾始至巴黎。卽赴司拍賣家。取其簿籍觀之。上有君名。署此書以百佛郎取去。亞猛言至此。幾疑余與馬克有故。余微覺之。卽曰：吾識馬克。目識而已。於其死也。憐其絕世麗質。委於塵土。故寶其遺物。且此書吾蓋與人鬥價而得。非與馬克有情。重價以取之也。今物歸其主。幸勿以儉見待。客悅。以手挽余曰：畢吾世不忘君惠。余感亞猛之義。欲知馬克軼事。旣而自媿有贈書之惠。患有挾而求。遂不卽問。客已預知之。問曰：君竟此書乎。余曰：竟矣。客曰：吾標識其上。君喻吾意乎。余曰：見時卽知君與馬克非尋常交契。客曰：君解事極矣。吾馬克殆仙也。言次。出馬克書授余。余受書。見小箋摺疊數四。似已讀過數百遍者。書曰：亞猛。足下得書。感君念我。知蒼蒼尙有靈也。書諗吾病。吾果病。計此後當不能起。然君能憐我。我之呻楚已祛其半。吾自度與君更無握手之日。然甚愛君。此

手能委婉陳書與我。我百計自治已無良劑。其尙望後。此可以略。蘇其在亞猛賜我數言之力乎。究竟病勢沉頓更生爲難。所恨數百里之隔。艱於一見。然君心亦知爾之馬克病中。梳掠俱罷。衣飾不施。鏡裏另若一人矣。吾又轉喜不與君相見之爲得也。君往日書來。祈我釋憾。君心馬克安有不知。蓋君蓄難訴之情。懷不釋之疑。急而見詆。吾愈知君篤念之深。實有激而爲此也。一月之中。吾偃臥繩榻。匪日不思。苟能御筆。卽有日記。至聲嘶氣咽。腕不能支。方已。君若見哀。來時計吾已死。急赴吾女友于舒里。著巴家當得吾日記。君讀記時。當知我原宥意中之人。卽向有芥蒂至此。已復消釋。于舒里愛我甚深。吾每見及。輒道君情愫。爾日君書來時。于適在侍。吾疾讀罷。各相汎瀾。吾扶病作日記。時雖極悲惋。尙是苦中樂處。君讀記明我向日之心。因而釋憾於我。此卽君深慰薄命人也。吾本欲以匳中之物餉君。以爲遺念。然微息尙在。而鏡匳衣笥寸寸已非吾物。不能更留與君。亞猛足下。爾知吾氣息僅屬。時隔鄰債家及巡捕諸人。履聲蹀躞。若防吾尺寸之物。屬他

人者。吾雖未死。猶岌岌不保。此物爲吾。有唯願。吾死時。始付拍賣耳。嗟乎。鄙夫之見。令人難耐。此豈上天所貽之正理耶。抑人心之變耶。唯拍賣時。君須一至。購吾褻物。一具如親。吾身。吾非不知留物。貽君第盡室已屬他人。又有監視之人物。貽所歡。轉嫁遺孽。吾命已在旦夕。計哀苦軀殼。從今可以遺脫。苟天從人願。在未死以前。可以見君一面。固知福薄。弗能至也。此永別矣。君當審吾不能長書爲吾原宥也。余讀馬克書至末幅。僅辨字畫而已。蓋病革時。傾側不復成書。讀已。以書還客。客曰。君讀是書。纏繇敦摯。謂勾欄中有此通品。耶。今不復見矣。迴思見愛之深。再眷一人。必不類此。吾安能瞞瞞。瞑聽其長逝。且彼臨終。尙聞呼我始卒。嗟哉。吾馬克也。於是亞猛忍淚向吾執手曰。度君見我行爲。直一童騃。怪吾全力傾注。是人殊未知馬克生時。經吾凌挫。無所告語。彼泰然。弗以爲意。吾始以爲馬克負我。孰知今日。百鞭吾身。猶不足蔽吾辜也。吾將縮吾十年之命。迸爲一日。淚痕哭我。馬克也。余聞亞猛言。不知所慰。又不知馬克事。要領莫得。計無由止。亞猛之悲。

顧余自信篤實。或且見聽。乃問亞猛曰。君有無親屬在巴黎。吾與君初面。知君之哀。惟不知所以慰之。亞猛曰。君言良是。然吾自悲其悲。強以聒君。非理也。君得毋煩乎。余曰。君誤會矣。吾自策其力不足。殺君之悲。苟吾輩行中有能慰君。吾且助之。詎有重君深情。乃苦煩耶。亞猛謝余。以爲昏憫失次。請以三分鐘爲限。俾眼淚乾。無令市人指目爲笑。又懇懇以賜書爲惠。屢言所報。余曰。凡人悲戚莫慰者。以旁觀之人。不知其所以然。今請君言其顛末。使吾得乘其間隙。語君。使愁懷消釋。爲計不更得乎。客曰。善。惟今日爲吾恣哭。馬克之日。不能語君。以詳。請俟他日。始知吾眷斯人。殊非無故言已。臨鏡自照。拭淚再訂後約。而涕已復交。於頤。余再四慰之。客乃堅忍出門。余掀簾視客在輿中。已掩面號咷矣。自爾遂不得消息。然而巴黎中亦稍知有亞猛之事者。一日余問一友人以馬克事。友人曰。卽所謂茶花女者乎。我固識之。余問女之平生如何。友曰。視他人略聰慧耳。余曰。其友爲誰。友曰。聞某伯爵爲女幾破其家。又某公爵老矣。絕愛暱之。所費纏頭不少也。余歷數

人談馬克者如出一轍。欲偵亞猛之事。卒無知者。訖詢之老狎客。略有知亞猛事。然亦彷彿。不能終究根柢。余疑亞猛忘懷。然深思其人。必非無信。乃至馬克舊居。詢閹者。而司閹已易。余徑至馬克墓上。冀亞猛來可以一見。墓在一巨園中。繚垣週焉。司墓者出巨冊一。余問以二月廿二日有女郎馬克葬此乎。司墓者檢籍得之。呼侍者引視其處。侍者不待詞畢。卽曰。吾知之。余問侍者墳台纍纍。爾安辨其爲馬克者。侍者曰。彼墓叢花環之。吾方歎顯宦子孫得如彼少年之待馬克。可以無憾。于是沿徑數轉。卽見茶花百餘叢。瑩潔咸作玉色。中裹一小墓。余審其爲馬克無疑矣。侍者言。彼少年來時。言花少謝。卽當易其鮮妍者。勿令吾女郎墓上見殘英也。吾聞墓中人麗絕。爲彼少年所眷。君識之乎。余曰。識之。侍者曰。君識是人。亦如彼少年之摯耶。余曰。吾聞名而已。侍者曰。然則君亦有心。巴黎人咸若君之重馬克。吾恐步履所及園中草木。且弗生矣。余曰。此墓終無人至乎。曰。卽彼少年一至耳。余曰。少年眷此墓中人。一至詎復卽了。曰。彼一慟後。卽往馬克姊家議更。

葬之。余曰：何謂侍者？曰：此官地葬此期，以五稔移其殘骨以去。彼少年弗忍，擬自市永遠之地更葬之。言已，復歎曰：吾聞格尼爾姑娘生爲名娼，今其人已死，當無責耳。而他家至此展其先塋者，見此墓輒涕唾之，以爲不應與巨家接壤而封亦已甚矣。吾觀巨家阡碑上恆自署和淚書，然吾未見其有淚容也。且一年至此不過三、四次，間有種花墓上亦斷不如此鮮麗。吾爲彼少年市花置墳上，花值極平，未嘗侵其錙銖而不知者，以爲吾媚死人。吾操業固媚死人者也。長日剷草園中，安有餘閒以講酬應？余聞侍者言，心益動。侍者似覺，乃曰：吾聞巴黎巨家暱馬克者，比比而是。今埋香于此，乃屏迹弗至。今尙有一人來哭爲幸多矣。吾伺墓久，每見人家置其死女及笄以上，不棺不瘞，投之陷中，歲無慮數十。吾家亦有一女，至愛憐之。憐吾女，因並憐他人之死女。比年見婦人夭逝者，輒復心悸。固知吾所操之業苦也。侍者言旣，謂余曰：君來非爲閒談者，今問墓旣得矣。此外更有奚事？余乃問亞猛居處。侍者曰：寓巴黎某街。吾間日往索花值者，余識之，將歸復週視馬。

克墓恨不見墓中人。此時作何狀也。怏怏遂行。行次侍者問曰。君欲見亞猛乎。亞猛殊未歸。余曰。若知亞猛發墓之事確乎。侍者曰。不特確也。此策還吾決之。亞猛初來時。卽問我欲見塚中人須何法也。吾告以云云。計亞猛未至。必商之馬克之姊。若歸則斷無弗至者。旣至門。余勞侍者以金。逕至某街訪亞猛。亞猛果不在。余留箋候之。明日薄暮。亞猛書至。言野次新歸。憊極。請余過其寓。余得柬。卽馳赴之。亞猛臥床上。遽與握手而已。作全體熱矣。余驚問先生病乎。曰。小病爾。余問先生適自馬克姊家來乎。亞猛蹶起曰。君何由知之。余更問馬克姊聽君發穴乎。亞猛更驚窮詰自來。余始以園丁言告之。亞猛聞余至馬克墓。疑余與有夙好。余亂以他語。亞猛問墓上花落未園。丁治墓頗雅潔否。余一一告之。復問君至馬克姊家二十一日。何濡滯也。亞猛曰。吾病客次幾十五日。地溼而惡。更八日不歸。法當死。余乃慰亞猛曰。君宜靜攝。若齒我在朋友之列。當亟來侍君疾耳。亞猛曰。過二點鐘。吾卽當起。余問起何適。亞猛曰。至巡捕所問發墓章程。余言可遣人問巡捕。不

必力疾自往。亞猛曰：惟此足已。吾疾自吾見馬克墓歸，輾轉床席，達曉猶不能寢。自疑世間聰慧美女子而竟夭逝如此，冀發穴時見其容色，有無更變，藉此以殺吾。悲君若不以此事爲褻，則請從我一往。余曰：馬克之姊向君作何語？亞猛曰：彼見吾外人，乃爲更葬其妹，悅甚許我矣。余曰：俟君病愈，謀此未晚。亞猛曰：無患，我自樂之。使我不見馬克姊，獲當吾事，吾心無日可釋。此事了，吾無憂鬱之狀，靜攝必得愈。余曰：君無論何日往，吾必從之。又問君見于舒里著巴乎？曰：吾來時已見之。余曰：日記安在？亞猛就枕下取稿一束向余，已復置之。因曰：此二十一日中，吾每日必讀十餘次，爛熟矣。余卽欲取讀。亞猛曰：俟之。記中情款幽折，今吾神未靜，請吾事結時再詮釋與君也。今君以車來，未請就君車，攜吾手迹赴郵政局，問吾父與妹有書與吾否？以吾到馬克姊家時，匆遽間未及貽書父妹。君旣到郵政，卽以車來，與吾同赴捕房，訂明日赴馬克墓所。余遂取其二書歸。亞猛已結束以待。書凡四紙，亞猛讀已，卽出到巡捕所，出馬克姊手迹與巡捕，並乞巡捕書與司墓。